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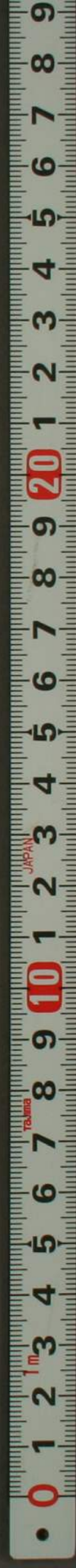
說

金匱論注

百合狐惑陰陽毒

痊濕暍

中武 9  
 211  
 2





明中武  
卷 2  
第 211 册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註卷二

馮李徐

彬忠可甫著

門人王

猷用康又較

痲濕喘病脈證第二

論一首 方十一首

脈證十二條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痲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痲

註曰此二條即傷寒論辨寒傷榮風傷衛法也取以為痲病剛柔之別省文也蓋痲即痲強直之謂也痲病必有背項強直等的證故既曰痲即省文

傷則四皆黑火來胃則及能食肌傷則腹故白膿  
已成也然恍惚但欲眠此言經卧則昏然欲睡乃  
邪獨乘陰而更甚矣藥用赤豆當歸者赤豆善  
去溼而解毒清熱當歸辛枝主下焦陰分之病故  
以此引豆入血分而去其溼熱毒非補之也

赤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 三升 浸 毛出 曬乾 當歸 十兩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

可治七日不白治升麻黃甲湯主之

註曰內經云傷於暑皆為熱病然邪在陽經久而  
熾盛則為毒矣故有陽毒之病其病乃熱淫榮衛  
搏結于胃上于咽喉總是陽熱故熾于上焦而肝  
脾之陰不交而者陽明之氣所注故火極盛而面  
赤斑如錦也咽喉雖有陰陽之分大火所衝玉石  
無令故咽喉俱痛也陽經起盛心火并之心主血  
則化而為膿病在上焦故唾也陽毒病甚雖非  
傷寒傳經之比然人身經脈流注五日經氣未徧

不言但治瘧病則柔之辨最為喫緊故特首括無  
汗及惡寒為剛有汗不惡寒為柔以示辨證之要  
頷耳謂發熱無汗惡寒本傷寒家證若瘧而項強  
背直者見之乃衛陽與腎中真陽氣本相通今太  
陽經寒濕相搏而氣侵少陰真陽不達故反惡寒  
也寒性勁切故曰剛發熱有汗不惡寒本傷風而  
併陽明證若瘧而項強背直者見之是太陽陽明  
傷濕而兼風非寒邪內侵之比也風性溫和故曰  
柔非止項強而身體則軟為柔瘧也觀後括薑桂

枝湯乃治柔瘧主方也註曰身體瘧凡兒然可知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為難治

註曰古人以強直為瘧外證與傷寒相似但其脈  
沉遲弦細而項背反張強硬如發癩狀為異耳如  
前二條既以無汗有汗分剛柔為辨此後以脈沉  
細為辨謂太陽病發熱是表中風矣後加以濕纏  
綿經中內挾寒氣令筋脈抽急而背項強直脈反  
沉細沉細者寒虛用事邪欲侵隱之象也于是項  
背強直故為瘧瘧脈本伏弦細則元氣虧即難治

故可治七日則陰陽經氣已通而再行故不可治  
若用升麻鱉甲湯此熱搏氣血不可直折故以升麻  
合生其氣升散熱毒為主而以雄黃解毒為臣  
鱉甲當歸以理其肝陰為佐蜀椒導其熱氣為使  
非陽毒反起于陰經而用鱉甲也蓋治病之法病  
在陽必兼和若陰即兵家伐魏救趙之法耳亦即  
所謂病見于陽以陰法救之也然非補也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  
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註曰寒邪迫中陰經久而不解則為毒矣故有陰  
毒之病其病乃直中于腎浸淫肝脾寒氣凜烈所  
至疼痛面目青肝脾之精所及也土受寒之侵木乃  
乘之故色青寒之侵肌肉与衛氣相爭故痛如被杖  
咽喉痛者少陰脈上至咽故有伏寒者咽必痛  
喉雖屬陽痛甚則氣相應也然邪總以相傳而  
深深則難治故亦曰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若用  
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者蓋陰邪為毒雖陰亦  
有陰燔之熱則溫之無益即攻之亦偏而詳論

非瘧病另有脈浮大者易治而此之沉細為難治也觀仲景前後從無一落大字可知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夫風病下之則瘧發發汗必抱急○瘧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註曰瘧雖寒為風寒濕所中然原其因多由亡血筋無所榮邪得以襲之故仲景後原瘧病之由而曰太陽病果寒多木宜發汗太多則血傷不能榮筋而瘧症屬風不宜下下之則重傷其陰而瘧又發汗則陰陽兩傷而抱急若瘧家血本虛燥以瘧

痛為風而發甚汗則液亡筋燥而不能和謂乃亦為瘧雖汗下後或有邪氣然總以陰虛液脫為主故特詳其致瘧之因如此

論曰瘧後多致瘧陰虛液脫之故瘧後誤汗下而致或亦有之故仲景不另出方聽人消息若兼嘔不能食則以小柴胡和之為主郭樞中治瘧後瘧另有小續命之說亦就邪多病甚之言之非槩宜然也若中風證多有角弓反張者亦類瘧但中風強直甚先必無太陽取證脈亦必浮大而非沉細

蜀椒之溫雄黃之燥而但以熬甲當歸走肝和陰  
以止痛升麻甘草從暉升散以化其寒謂直折  
而有剛燥之患不若平而得散解之切也

升麻熬甲湯方

升麻<sup>二兩</sup>蜀椒<sup>二兩</sup>雄黃<sup>五錢</sup>甘草<sup>二兩</sup>

當歸<sup>一兩</sup>熬甲<sup>一片</sup>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

汗○陰毒去蜀椒雄黃

張仲景金匱要略論註卷三終



弦遲故內經曰諸暴強直皆屬于風但風主筋陰  
主靜是當以強直而安靜主濕強直而搖擗屬風  
此治中風辨法也千金謂溫病熱入骨中亦為痲  
小兒痲熱盛亦為痲亦中風類也難知云傷寒痲  
證五種皆屬太陽若頭低視下手足牽引肘膝相  
搯陽明痲也若一月或左或右并一手一足搯擗  
者少陽痲也太陽固屬風寒陽明少陽亦風火熱  
之內作中風類也皆當兼養陰清熱為治若此所  
論痲能外感風寒濕不同然由七陰筋燥則一矣

是經絡之邪欲從內出故曰為欲解脈半復如故  
反伏而強是寒邪留經痲病仍在也又痲家之脈  
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脈經亦曰痲家脈伏堅直  
上下總不離于沉緊今之伏強亦沉緊類耳  
論曰諸痲項強皆屬于濕乃仲景論痲前後未嘗  
重濕為言即後出方藥味亦不專主濕僅于此云  
寒濕相得暑露機倪後立三方仍治風寒或內驅  
熱可知痲症之濕非濕流關節之既彼乃浸淫為  
痲燥濕為主此則風寒為微濕所搏故特以治本

為急也曰然則瘧症之濕從何來乎不知瘧之根  
原由亡血陰虛其筋易強而瘧之強乃即汗餘之  
氣搏寒為病也故瘧後血虛多汗則致之太陽病  
汗太多則致之風病原有汗下之而并耗其內液  
則致之瘧家瘧疾所以致之此仲景明知有濕而不  
專治濕謂風寒去而濕自行耳

瘧病有兼瘡難治

註曰治瘧終以清表為主有兼瘡者經穴同連火  
熱內盛陰氣素虧即後括藁桂枝湯葛根湯嫌不

速熱大承氣更慮傷陰故曰難治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兀兀然脈反沉遲此為瘧括  
藁桂枝湯主之

註曰此為瘧證有汗不惡寒者主方太陽病其證  
備者身熱頭痛汗出也身體強即背反張之互辭  
兀兀然即頭項強之形狀脈反沉遲謂陽證得陰  
脈此瘧脈之異于正傷寒也其原由筋素失養而  
濕復挾風以燥之故以桂枝湯為風傷衛生理加  
括藁根以清氣分之熱而大潤其太陽經既耗之

液則經氣流通風邪自解濕氣自行筋不燥而痊  
愈矣

栝蒌桂枝湯方

栝蒌根三兩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遍寒

溫服一升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  
作剛痙葛根湯主之

註曰剛痙之背項強直而無汗發熱又反惡寒凍  
屬寒濕居中陰陽兩傷之象有如發熱為太陽病  
矣無汗乃寒傷榮本證也此時邪尚在表不在裏  
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明是太陽隨經之邪自胸  
侵臟和其衝氣且口噤不語是太陽玉閉而反閉  
證不得發則陰陽兩傷勢必強直惡寒所不待言  
故曰欲作剛痙藥用桂枝全陽加葛根麻黃風寒  
兼治也然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旁納太陽  
之脈故自太陽而侵及陽明勢將頸項強下已而

漸胸滿時以葛根主之以杜兼并之勢為無汗剛  
瘧主方且桂枝原能治衛氣也

葛根湯方

葛根<sup>四兩</sup> 麻黃<sup>三兩</sup> 桂枝<sup>四兩</sup> 甘草<sup>二兩</sup>

芍藥<sup>二兩</sup> 生薑<sup>三兩</sup> 大棗<sup>十二枚</sup>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破二升去上沫

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瘧為病胸滿口噤卧不着席脚重急必介齒可與大

承氣湯

註曰前用葛根湯正防其寒邪內入轉而為陽明

也若不早瀉至背項強直外攻不已內入而胸滿

太陽之邪仍不解氣閉而口噤角弓反張而卧不

着席于是邪入內必熱陽熱內攻而脚重介齒蓋

太陽之邪并于陽明陽明脈起于脚而絡于齒也

故直攻其胃而以硝黃枳朴清其熱下其氣使太

陽陽明之邪一并由中土而散此下其熱非下其

食也

大承氣湯方

大黃酒洗

厚朴半部炙

枳實五枚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太陽病閉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中濕亦曰濕痺其候小便不利太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註曰此論濕之挾風而濕勝以致痺着者謂發熱惡風太陽病也乃濕勝而疼痛太陽病來邪自表入濕挾風風走空竅故流關節關節者機關湊會

之處也風氣滯于中故逼心而煩然風為濕所搏而失其風之體故脈沉而細即知濕勝即名中濕亦曰濕痺痺着不去也氣既為濕所痺則氣化不敏或小便不利大腸主降濕則反快而不報滿也病風者多燥閉故以濕勝而快者為反耳但當利其小便者便利而氣化氣化而濕行見不必扭于太陽而治風亦非痛在骨節而當濕散之比矣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薰黃也註曰此言全身濕而久為熱者謂濕挾風者風

走竅故痛止在關節若單濕為病則浸淫偏體  
一身盡痛不止關節矣然濕久而鬱則熱故發  
熱熱久而氣蒸于皮毛故疼之所至即濕之所至  
濕之所至即熱之所至而色如薰黃薰者濕為獨  
陰鬱則熱燥故色黃微帶焦黑而不亮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履被向火若下之卑  
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去以丹田有熱胸  
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註曰此言濕家有榮熱氣寒上下內外相阻在詳

其證以別之謂濕家有但頭汗出寒濕格陽在頭  
也然其人經中寒濕相搏而背強又不耐寒而欲  
覆被而火明是表邪偏阻外熱內寒倘不待變熱  
而早下之所謂攻其熱必噦矣或上焦陽不足而  
胸滿膀胱熱而小便不利且舌上如胎非胎明是  
丹田有熱而小便不利胸上有寒而胸滿舌胎即  
便渴欲得飲然不能飲仍非上熱之渴乃因下焦  
榮分熱而欲水上焦氣分寒而不能飲徒口燥煩  
也則所以調其寒熱而和其上下治濕者可不另

具一變通之法乎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註曰濕在人身經絡肌腠間病也大腑者人身元氣之關若動大腑則經絡之邪不去而元氣頓削故治濕始終不可下觀者章云但當利其小便後章云法當汗解可知矣即後仲景治濕方但有濕以燥之法有風以燥之法東垣師其意有升陽除濕湯有羌活勝濕湯此始終不可下之明驗也雖

仲景有下之早則喘句似乎太早不可而後則可下也不知此為頭汗而表未解者慮其有內入之事表邪內入則可下矣非言治濕可下也故曰濕家下之則陽虛者因寒下之壅驟然攻之腎陽先脫腎先病心為應額為心部而腎水乘之則額上汗出微喘孤陽上脫也更小便利則上下交脫矣故死若其人上焦之陽未至于脫而下利不止腎為陰主二便不止是陰脫也故亦死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兩不

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  
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  
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註曰此言風濕兩平者當汗解而不可過也謂風  
濕相搏疼痛法原當汗解值天陰雨則濕更甚可  
汗無疑而不愈何故蓋風性急可驟驅濕性滯當  
漸解汗大出則驟風去而濕不去故不愈若發之  
微則出之緩緩則風濕俱去矣然則濕在人身粘  
滯難去驟汗且不可而况可驟下手故前章曰下

之死此但云不愈見用法不當而非誤下此也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脉大  
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納藥  
鼻中則愈

註曰此言濕之持寒而偏于頭者不當服湯藥也  
謂濕家身疼發熱其常也因濕鬱而面黃又邪氣  
內侵為喘為煩似中外有邪然頭痛鼻塞則在頭  
為甚且脉大是中不弱也能飲食腹中和矣雖有  
煩喘乃經中之邪內侵而內實無病邪獨在頭矣



故曰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病在上者宜從上越  
之故曰納藜鼻中則愈非責肺也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木湯發其汗為宜慎不可  
以火攻之

註曰濕雖宜汗但前云大出則濕反不去則知汗  
中自有法故以麻黃湯為發汗之主而加木一味  
以為固本清濕之地則內外兩得矣然發汗雖亦  
有火攻之法而非治濕也故又戒之  
麻黃加木湯方

麻黃 三兩 桂枝 二兩 甘草 一兩 白朮 四兩  
杏仁 七十箇 去皮尖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  
藥黃取二升半去滓服八合覆取微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  
于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意  
苡苳湯

註曰此言濕有偏於風而積漸內著者治當微發  
汗以止其內入而安肝脾也謂濕流關節痛止閉

第一身盡疼發熱則是濕由皮毛偏體蒸鬱不止  
關節矣但未淫於肌肉故身不重風為濕所搏故  
無汗九日晡所劇日晡為申酉時金之氣肺主之  
肝之合皮毛明是風濕從肺之合而浸淫內著至  
肺金旺時助邪為虐而加甚與濕從下受者不同  
故曰此為風濕然皮毛受邪風何以夾濕所以知  
因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故以麻杏利肺氣  
微發汗以清皮毛之邪但肺病必傳肝皮毛必反  
肌肉故以薏苡炙甘草壯筋悅脾而去風勝濕此

前方去桂朮加薏苡而炙草独多餘劑藥輕治在  
上故小其劑也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五 杏仁十箇去 薏苡五 甘草一兩

右剉每服四錢七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有微

汗遶風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

註曰此言風濕中有脾氣不能運濕不為汗衰者  
又不得泥微發汗之例謂上條之一身盡疼邪雖

偏體正氣猶能自用且發熱則勢猶外出也假若  
 身重則肌肉之氣濕主之雖脉浮汗出惡風似邪  
 風猶在表然濕不為汗解而身重如故則濕欲搏風  
 而風熱盛不妄搏及搏肌肉之正氣明是脾胃素  
 虛正不勝邪外風內濕兩不相下故以朮其健脾  
 強胃為主加芪以壯衛氣而以一味防己遂周身  
 之風濕謂身疼發熱之濕邪尚在筋脈此則正氣  
 為濕所痺故彼用意甚多草芥內以佐麻杏所不  
 達此反用朮朮其為主協力防己以搜外之風濕

蓋濕既令身重則雖脉浮汗出惡風不可從表散  
 也然薑多而棗少宣散之意在其中矣

防己黃芪湯方

防己兩 黃芪一兩 甘草 七錢五分

右剉每抄五錢 七生薑四片 大棗一枚 水盪半煎

八分去滓溫服 ○喘者加麻黃五錢 ○胃中不和


不者加芍藥三分 ○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 ○下有

積陳寒者加細辛三分 ○服後當如虫行皮膚中從

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有

微汗差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  
不渴脈浮虛而濡者桂枝附子湯主之如大便堅小  
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註曰此言風濕有在傷寒後而兼陰分虛寒者即  
當顧其本元而分別行陽燥濕之法謂傷寒八九  
月正邪解之時乃因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  
轉側不言熱不言汗則表邪欲解而熱微便嘔且  
渴則裏有熱  不嘔渴則脈浮風也浮而虛濡

寒濕在內而外陽不行也故以桂枝湯去芍加附  
以開寒痹并通行通體之風濕然桂枝所以行營衛  
而走表者若大便堅小便自利是表裏無病病在  
軀殼無取治表即去桂加朮以壯腸胃之氣使燥  
濕之力從內而出則風之扶濕而在軀殼者不從  
表解而從熱化也故曰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木  
白附子去皮中云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

四兩  
去皮

附子

三枚  
炮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當作去桂加白朮湯

白朮 兩

附子 一枚

炮去皮 甘草 二兩

生薑 一兩半切

大棗 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

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

即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

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

附子湯主之

註曰此言風濕府痺甚而痛多者謂風濕相搏以

致骨節疼煩掣痛甚乃風入增勁不能屈伸近之

則痛劇是骨肉皆痛極而痺矣因而外濕汗出

內濕短氣氣不宣化而小便不利且後內虛惡風

不欲去衣形為風氣所鼓而微腫則寒濕勝而陽

不行故以朮附甘草壯其腸胃之氣而以桂枝大

行其陽此與前去桂加白朮湯被以不吐不渴大

小便如常故去桂。但將薑棗以宣其上焦之氣，使  
放附子大力而行其濕。此則內外骨肉無往不痺，  
非薑棗所能宣通，故不用薑棗。加桂枝謂行榮衛  
之氣而開其痺者，非此不能耳。

論曰：濕有因病轉者，有積滯浸淫者，有因濕轉熱  
者，有下熱而胸仍寒者，有上濕而下仍寒者。總是  
濕性粘滯，挾風則上行，因虛或寒則偏阻。積久則  
痺著，故仲景首揭大陽病變，濕痺者，病後也。次言  
身疼痠黃者，久病也。又言上寒下熱者，因虛偏阻。

而上下之間為熱為寒，正未可知也。性命關頭在  
內之元氣，故始終戒下忌洩，而治法唯從汗滲。濕  
為主，外有痺著兼補之內，有積寒兼溫之所出。凡  
六方約三法：麻黃加朮湯、麻黃杏仁湯、甘草湯、桑  
汗法也。防己黃芪湯、開痺滲濕法也。桂枝附子湯  
去桂加白朮附子湯、甘草附子湯，行濕濕下法也。  
苦利小便或搗鼻皆不出方，此有定法也。東垣因  
陽囊腫大，立升陽除濕湯，藥用升柴羌獨活，藜防  
草蔓荆升散甚濕，而滲黃蒼朮培其主氣，因濕兼

頭痛立差。治勝濕。湯藥用羌獨荊防升柴而兼黃  
芩猪苓葶藶清熱化濕。可輔伸景不逮。內經曰。因濕  
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脛短。小筋弛長。脛短為拘  
弛長為痿。因于氣為肺。伸景不言及。此濕之變。則  
從痿從腫。論治若濕勝。別濡溼。濕勝不飲食。亦不  
言及。昏強症中。所有非驗濕的證。耳余怕一久濕  
挾風痰者。身痛而痺。飲食不進。以苓半蘇朴薤白  
栝藹葶二劑。愈濕雖不可下。痰滯宜清也。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sup>二兩</sup> 附子<sup>二枚</sup> 白朮<sup>二兩</sup> 桂枝<sup>四兩</sup>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初服得微汗則解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合。恐  
一升多者服六七合為佳。

太陽中暈。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  
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  
板齒燥。苦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  
之。則淋甚。

註曰。此即素古所謂靜而得之。為中暑為陰證也。

蓋昭即暑也太陽中昭者太陽脈為一身之外衛  
凡六氣之感無不由之改暑亦必由太陽入唯太  
陽故發熱惡寒夏月氣溢孫絡于時濕止則令傷  
暑或更兼水故身重而疼痛暑熱必傷氣故脈細  
乾遲虛脈也然暑非中熱之謂暑熱內受陰寒外  
束即東垣所謂虛度納涼之類故無汗不得兼濕  
則重病也但膀胱主一身之外大熱傷絡絡在外  
與膀胱相應故小便已則洒洒然毛聳者有之謂  
給有邪小便已而氣收有如毛豎此膀胱與絡相

應之象也膀胱之經既受暑邪而過強則腎臟氣  
弱陽氣不能順接故手足逆冷者有之此臟與腑  
虛實不調而氣阻也暑既為涼所閉熱乃內聚于  
心旁則火動并之故小有勞身即熱腎雖未受邪  
然膀胱腑病則腎陰受燥齒乃骨之餘前板齒尤  
著脈所注故口開前板齒燥若此者暑熱傷氣而  
不傷形邪原不滲和中而宣發之在人臨證消息  
故仲景不出方但曰發其汗則惡寒甚猶之濕家  
行發汗其表益虛則惡寒甚也又白加溫針則發熱



甚大熱傷榮氣也。又曰：數下之則淋甚，謂暑初未入腹下之而膀胱受暑，乃燔陰為淋也。火汗下既為所戒，則治法從可推。東垣立大順散，庫近之然輕重不同，亦勿泥，或可吐吐之。

太陽中熱者，喝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喝，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註曰：此即黎古所謂動而得之為中熱，為陽證也。謂太陽直中暑熱，此正暑也。暑則熱盛而汗出，暑則挾邪而惡寒，然雖惡寒，暑之傷人心先受之，故

身熱而渴，熱必傷氣，故治以白虎加人參。東垣主蒼朮白虎湯，謂春夏濕土用事，蒼朮尤宜之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 石膏 一兩 碎 甘草 二兩 粳米 人參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大陽中喝，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木行皮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註曰此亦靜而中暑之類但前乃陰寒之氣身受  
口吸過暑在絡為傷無形之氣故脈弦細孔遲若  
此之身熱疼重同而脈微弱則中氣尤傷夫然中  
氣傷何緣疼重故推其致此之由為夏月傷冷水  
水行皮膚乃傷內而脈微弱外面身熱疼重也水  
者有形之物故以瓜蒂湯吐之謂水去而內氣復  
別外暑解也然此條傷 有形之水去其有形而  
木另圖治則知首條傷無形之氣但當調補其無  
形所兼表散不必深治可知所以不立方歟

一物瓜蒂湯方

瓜蒂 二十箇

右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金匱要略論註卷二 終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註卷三

撰李徐

彬忠可甫著

門人

旨生父較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并治第三

論一首

證三條

方十二首

論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後不能食嘗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闻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茱萸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

如其脈微數每瀕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瀕時  
頭不痛漸漸然者四十日愈若瀕時快然但頭眩者  
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  
病二十日或一月後見者各隨證治之

註曰此言傷寒虛勞之人都有正氣不能禦邪致  
浸淫經脈現證雜亂不能復分經絡曰百合病謂  
周身百脈皆病然若有所索而主之以致各病而  
各不能專持其病者但覺行住坐卧飲食皆妨而  
寒熱口苦便赤吐利□出且得禁則劇身形反如

和毫無可捉摸而唯其脈微數似  
轉為患現證不能食默不能卧似

口苦似屬少陽小便赤似屬太陽吐利

似屬三焦

府病未深入藏故恐邪久留連陽經搏結於腦則  
猝難脫身而非不治之病但於瀕時而頭痛者知  
其深曰六十日愈謂月再過而陰勝則陽邪自平  
也頭不痛而漸漸然則病稍淺矣快然而頭眩則  
邪更淺矣故愈日以漸而速也至其病發之先後  
遠近無非視內氣并邪蓄之淺深故曰各隨證治

之乃千金曰其狀惡寒而吐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重三四日一大便時後小溲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瀝而難者病在下焦也三十三日當愈各隨證治之則知此病有搏邪在內而微有三焦之分者其治法又當分三焦而和之可知矣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註曰十二經絡皆朝宗于肺而氣口成寸乃仲景註百合病云百脉一宗悉致其病豈非謂百脉之病無可名狀一宗于肺而為病乎百合者味甘平微苦色白陽中之陰補肺葦也觀其用之為主而即以百合名病則仲景因肺為治之意不更曉然乎然不明言肺何也蓋百合病乃傷寒餘邪留連陽經而浸淫於各府之陰無正氣以統之各自為病互相牽引若出一宗而現證無一是肺則知病雖不在肺而肺之治節實不行矣故以百合之夜合屬陰色白歸肺藉辨相附無往不合者補肺之正氣以合於他藏而理其滯者為主其在汗後者

汗過傷陽陽虛熱鬱不可攻補故以百合同知母  
之保肺清胃而滋腎所以養其陰加之泉水以清  
其熱而陽邪自化也其在下後者下多傷陰虛邪  
在陰陰虛火逆攻補無益故以百合同滑石之口  
竅代赭之類逆去以通陽氣加之泉水以浮陰口  
而陰氣自調也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 七枚

知母 三兩

右先以水洗百合置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  
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  
取一升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 七枚

滑石 三兩

代赭石 如彈丸大一枚

碎綿裹

右先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  
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  
取一升後合和重煎分溫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雞子湯主之

註曰吐傷元氣而陰精不上奉故百合病在吐後者須以雞子黃之養陰者同泉水以滋元陰陽和合以行肺氣則氣血調而陰陽自平

百合雞子湯方

百合七枚 雞子黃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百合病不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

註曰既不吐下發汗則無傷陰陰傷陽之可慮但病形如初初者即傷寒論所謂太陽病是也如初不解是陽經之困極而陰氣亦耗竭矣心為五藏之主故以生地之涼血補心者同百合泉水養陰以化其陽經之久邪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七枚 生地黃汁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

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嘗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者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註曰渴有陽渴而陰渴者百合病一日不解而更

成渴其為陰虛火熾無疑矣陰虛而邪氣蔓延陽

不隨之而病半故以百合洗其皮毛使皮

得其平而通氣于陰即是肺朝百脉輸精

毛肺合精行氣于府之理食煮餅飯麥氣

液也勿食塩豉恐傷陰血也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

食煮餅勿鹽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括萆牡蠣散主之

註曰渴不差是雖百合湯洗而無益矣明是中之

陰氣未復陰氣未復由于陽亢也故以括萆根補

胸中之熱牡蠣清下焦之熱与上平陽以救陰同

法但此從其內治耳故不用百合而作散

括萆牡蠣散方

括萆根

牡蠣

熬等分

右為細末飲服方寸七日三服



百合病變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註曰仲景嘗謂乾于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則知  
麥發熱者內熱不已溢于肌膚而陽分亦熱故以  
滑石清腹中之熱以和其內而平其外兼百合壯  
肺氣以調之不用煎水熱已在外不欲過寒傷陰  
故曰當微利謂暑疏其氣而陰平熱則除也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 一兩

滑石 二兩

右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

除

百合病見于陰者以陽法救之見于陽者以陰法救  
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為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  
此亦為逆

註曰此段總結全篇謂百合病同是內氣受傷寒  
陰邪相併留連無已不患增益而患因循故痛在  
下後及變渴渴不止所謂是於陰也勢必及陽至  
陽亦病而無可為矣故以滑石通微其毛竅之口  
者合利其皮毛之陽在內之陽燥枯萎牡蛎養其

腹內之陽陽得其平陰邪欲傳之而不受則陰  
之邪漸消矣所謂以陽法救之也病在汗後及口  
後及痲形如初及衰癸熱皆所謂見于陽  
及陰至陰亦病而無可為矣故以知母日  
之陰雜子養其血分之陰生地壯其  
中  
癸於肌表者滑石以和其腸胃之陰  
邪欲傳之而不受則陽中之邪漸消  
所謂  
法救之也然而救也非攻也若用汗  
之法則是  
攻矣故見陽攻陰陰虛陽將襲之而  
之救乎然

使陽即有欲襲之勢非陽之強也故曰復發其  
日  
此為道謂初誤在攻陰此又誤在治陽也見  
陽陽虛陰將襲之而况云救乎然使陰即有欲襲  
之勢非陰之強也故曰乃復下之此亦為逆謂  
口  
誤在攻陽此又誤在治陰也  
論曰陽法陰法即和陰和陽之法也以此相救即  
和其未極意內經所謂用陰和陽用陽和陰也故諸治  
法皆以百合補肺而使流氣于府所謂氣歸于  
權衡權衡以平也皆以泉水清邪熱而使受成于

肺金所謂炎蒸得清肅而萬物容平也但痛見  
陽加一二味以和其陰病見陰加一二味以和其  
陽耳或曰滑石亦屬陰品以爲和陽藥何也曰氣  
屬陽竅通陽小便利則氣化滑石色白味淡陰中  
陽藥也能利竅通便則氣暢氣暢而陽自和也或  
曰然則滑石既以和陽連後者桑熱又以之和陰  
何也曰百合病主發熱此又陰病不已而陽乃併  
病于陽楊病不同故外既熱且安其內而以滑石  
之寒潤下者主之然即不敢于泉水並用以火

傷其陰則內陰自和而外陽無悍亦所謂陰法救  
之也若渴不寢者乃百合麥得既和皮毛之陽而  
不應則陰中之陽必燥矣花粉牡蛎皆味輕色白  
陰中陽藥以之退陰火而復元陽故亦能和陽也  
恍惚之爲病狀如傷寒熱之欲眼目不得閉卧起不  
安蝕于喉爲惑蝕于陰爲飢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  
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于上部則舌暎其草浮心湯  
主之蝕于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于肛者雄黃

薰之

千金肘方  
下有外字

註曰狐惑也出非狐惑而因病以若之欲人因  
名思義也大抵皆濕熱毒所為之病故狀如傷寒  
謂溫熱無奈畧似傷寒而病不在表也陰陽受熱  
故然之欲眠然目不得閉陰火隔陽在目也卧起  
不安痛在內外不自適也於是毒盛在上侵蝕於  
喉為惑謂熱滿如惑亂之氣感而生惑也毒偏在  
下侵蝕於陰為狐謂毒害而幽隱如狐性之陰也  
蝕者君有食之而不見其形如日月之蝕也濕熱  
既盛陰火傷胃不思飲食惡聞食臭矣面者陽明

之標目在厥陰之標內有毒氣去來故乍赤乍黑  
乍白表現不一然上部毒盛則所傷在氣而舌暖  
藥用半夏浮心湯謂痛雖由濕熱毒使中氣健運  
氣自不能逆而在上熱何能聚而在喉故以參其  
毒寒壯其中氣為主苓連清熱為臣而以半夏降  
逆為佐也下部毒盛所傷在血而咽乾癢屬陽明  
屬陰也藥用苦參薰燒以去風清熱而殺去也蝕  
於肛則不得隨經而上侵咽濕熱甚而糜爛於下  
矣故以雄黃薰之雄黃之殺虫去風解毒更力也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sup>四两</sup> 黄芩<sup>三两</sup> 乾姜<sup>三两</sup> 半夏<sup>半斤</sup> 黄连<sup>四两</sup>

大枣<sup>十二枚</sup> 人参<sup>三两</sup>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苦参汤方

苦参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燻洗日三服  
雄黄一味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白取燻之  
病者服数无热微烦然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

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眇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豆豉汤救丰之

註曰此言人病逆热侵阴有类于狐惑而加甚者故继机惑證而曰痴者以察新如驚悸篇中論瘵血見提病人痴者起非即指机惑病也觀後用本絕不同于治机惑可知矣謂脈數陰分熱也無熱不在表也更微煩然但欲卧汗出陰分熱可知但初得之僅止于热故二三日目亦如鳩眼目通於厥陰热氣束之故赤鳩鵠也八日热極而肌

